

每一天有每一天的故事,有许多事情有许多故事,我们可能还不知道
感谢生活珍惜当下,这样的话,在眼角有了皱纹,在离开故乡几十年时,更能明白
欢迎继续投送美文、随想,至“潮新闻”→潮客→话题→晚潮→参与话题。

宠物殡葬师的一天

□俞天立

我是一个老早起过去的。今天我要跟宠物殡葬师小江一天。

清晨,一辆白色汽车在一家宠物殡葬店门口停下,后备厢徐徐打开,一只泰迪侧着身静静躺在洁白的棉垫上。小江戴好手套,抬起垫子运到告别室。泰迪死于咬伤,有少量鲜血从颈部渗至前胸。他拿起毛梳,为它梳理蜷起的毛发,然后用湿纸巾和棉签轻轻擦拭斑斑血迹。泰迪的绒毛柔顺了,在四周一圈点燃的蜡烛映照下,生动明亮起来。

小江从事宠物殡葬行业一年多,刚开始时有六名员工,现在只剩下他和朋友两人。“在梳理毛发前,有时候也会根据主人的要求,给宠物洗澡。”给已逝的宠物洗澡很困难,此时它们已失去体温,不分泌油脂,吹干过程特别漫长。

他拿起指甲钳,为泰迪的爪子挨个剪去指甲。脚底也需用湿纸巾进行擦拭,拂去残留的泥土。随后,他拿起一把小剪刀,泰迪侧腹的一缕毛发被剪下,飘落在水指粗细的小瓶子里。它将作为遗物留给主人。淡淡的香水洒落在蜷曲的毛发间。泰迪尾部的一束洁白的玫瑰绽放着,将生命之花开成了永恒。

清理工作完成了。主人因事没能前来送别,委托给了小江。一条明黄的祭披盖住了泰迪小小的身躯,小江为它点燃三炷清香。“如果主人在场,剩下的时间,会留给他祈祷告别。”言语间多少带着些许遗憾。

结束了仪式,小江为我展示一只宠物祭品的快递箱——里头堆满了纸做的祭品:天堂宠物自助餐券、肉骨头、香肠和狗粮袋。他把祭品一件件整齐排在地上,仿佛在宠物狗准备口粮。一只咖啡色骨头形的宠物棺材靠在墙角,中间印着狗脚印,犹如优雅的大提琴盒。小江说,也有主人选择玉石骨灰盒、祭披、遗照等增值产品,为逝去的宠物作纪念。

萌宠离世,总是猝不及防。还记得一个寒风彻骨的夜晚,他和朋友出门去收一只一百多斤的阿拉斯加。由于老小区车位紧张,车子只能停在小区门口。进电梯怕遭人嫌,两个人只能一头一尾,抬着沉重的宠物遗体,从高楼一步一台阶运下来,足足花了个把小时。当宠物被抬进后备厢时,他们才发现内衣已完全被汗水湿透。这单业务让他连病三日。

这个行业有很多温暖的时候。宠物殡葬对他的改变是巨大的。人和动物间的感情,超越生死,直击灵魂深处。

有一只泰迪秋秋,主人每天出门就带着它,说说话,就像老友。秋秋在她家生下了小泰迪莎莎,成为了母亲,却没能看到莎莎成年。小江说:“泰迪走了,就来我们这边整理火化。我们做仪式的时候,泰迪的女主人与女儿视频,将秋秋的遗照对准镜头给女儿看。女儿把小泰迪莎莎抱了过来视频,你猜发

生了什么?”“发生了什么事?”我好奇地追问。“莎莎看到妈妈的遗照,竟然流下了泪水!”小江说起此情此景,唏嘘不已。小泰迪竟然认出了自己的母亲!谁也无法解释泰迪母女间的爱有多深。

下午,我们驱车前往宠物火葬场。小江把着方向盘,讲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。在这一行,火化环节是最为重要的。火化分为单烧和群烧,单烧的价格更贵,耗费燃料也更多。据他所知,有的宠物殡葬,甚至会收单烧的钱,私底下却将宠物和其他动物混烧。这本该是一项爱和善的事业,却屡屡在利益面前透支信义。他感到心痛,内心孤绝如山。

这一年多的殡葬经历,小江说他看过了太多的生离死别,世间的大爱却始终深邃到无法言说。时间久了,对动物的悲悯之心就如春日芽苞,蓬勃萌发起来。

一次,他接到一名大学生的电话,说在下沙江滨发现一具腐烂的狗尸。他立即驱车赶至现场,却见遗体头部已长出蛆来,苍蝇蛇虫乱飞,臭气熏天,简直要把鼻子熏掉。尽管戴着三层口罩,也难掩刺鼻的味道。刚将遗体抬上车,他就对着路边水沟拼命呕吐起来,无法自己。内心的声音却分明说,不悔。自此以后,善念大动,他开始从事动物收殓公益活动,尽力避免动物尸体暴露在野。

“无人认领的动物尸体,会有疫病传染的风险,也有碍环境美观。”他说。

我们到了郊区的一块农田,这里远离城市喧嚣,田埂沟壑密布,一间毫不起眼的工棚静立在黄土坡顶,像是顶藏青色的帽子。

“这块地是我租下的,宠物焚化炉的设置得严格遵守相关规定,远离人家和树林。所以如你所见,它在荒郊野外。”他边说边打开棚门。室内,几只兔子和宠物狗的遗体被冰冻着,将在合适的时间一同被焚化。于集体焚烧而言,骨髓会相互混合,也意味着主人不再需要留作纪念。而单烧的骨髓,有的主人会选择将其粉碎,装入宠物骨灰盒。这些骨灰盒可以选择寄存在店,每天仅需一元钱。

我在店里看到一整柜的宠物骨灰盒,都是客户寄存的。寄存的也许不再是骨灰,而是人与动物之间难以言说的那份爱和眷恋。

小江的身影一直在忙忙碌碌,只为不负宠物主人的郑重托付。炉火熊熊,映拓出一个高大真实的青春身姿。或许在旁人看来,为宠物大费周章地送别,是一件很“凡尔赛”的事情。但人与动物跨界的爱往往超越伦常,在天地间闪耀着一缕人性的光芒。

宠物殡葬行业固然小众,但自有其存在的价值。收敛动物遗体,做无害化处理,配合政府做好环保和防疫是其崇高的使命。以涓滴之爱,尊崇自然,悲悯生灵,超越物我,德行天下,我们当敬之以“人间大善”。

刘寄奴是一杯茶

□胡圣宇

晨起,抬头便见碧空万里,没有一丝云彩,知了在树上声嘶力竭地鸣叫着,又是一个难耐的高温天。喝一大杯刘寄奴茶,清苦的味道入口,暑气顿消,心里涌起许多感慨。

小时候,我常随父亲进山。夏日的四明山,漫山遍野的浓绿,行走在山间小道,常会发现一丛丛纤秀舒展、绿意盈盈的小草,顶尖开着米粒大的花儿。远远看去,如点点霜雪,在杂草丛中颇有鹤立鸡群之意。摘几片叶子闻闻,一股属于山野的清香扑鼻而来。父亲告诉我,这叫六月霜,它还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——刘寄奴。

这个名字是会让人惊愕的,比如想起了辛弃疾的《永遇乐·京口北固亭怀古》:斜阳草树,寻常巷陌,人道寄奴曾住。想当年,金戈铁马,气吞万里如虎。

这刘寄奴,是南北朝时期宋武帝刘裕的小名。刘裕出生贫寒,后来驰骋疆场,一生灭五国诛六帝,建立了自己的皇朝,被誉为“南朝第一帝”。

刘裕,贵为九五之尊,却与药草重名,令人不可思议。传说刘裕早年微贱时,在山中遇一大蛇而射之,大蛇负伤逃窜。第二天在这条道边,见青衣童子数人在捣草药,童子说:“我主被寄奴射伤,故遣我们来采药,捣烂敷在患处就没事了。”刘上前叱散之,收取草药而返。之后的金戈铁马刀剑生涯,刘裕就用这个药物治疗将士的伤口,甚为灵验。于是流传民间,造福乡里。百姓感念于他,将这味草药命名为刘寄奴。

这是一个传奇故事,听起来颇有点玄乎,却让平凡的刘寄奴草染上了几分霸气。浙东四明山,过去缺医少药,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备一些刘寄奴,来对付中暑发烧、跌打损伤等小病小痛。

父亲也会割一些刘寄奴回家,扎成一小把一小把,挂在屋檐下的柱子上,进进出出,那股清香仿佛就跟我身后。等风干后,祖母把刘寄奴剪成小段存放在瓦甌中。盛夏,大地流火。祖母一大早就将水烧开,放入一撮刘寄奴。淡淡的苦香便随着氤氲的水汽弥漫开来,刹那间满屋生香。祖母将黄澄澄的茶汤,倒入瓦壶中。中午,父亲、母亲干完农活回来,一进门就倒上一大碗茶水,洗去田间的劳累。晚上,邻居来串门、聊天,祖母也会客气地端上一杯刘寄奴茶。邻居们轻啜慢聊,苦茶浇夜,享得一刻闲暇。

云过烟往,山远水长,有些味道,不管时间和空间怎么转变,都留在脑海深处。那些回味,犹如从久别的故乡吹来的一缕缕清风,让你想起那一方水土,那些已经走远却永远在你心里的人和事。

在策划修复胡愈之故居教五堂的时候,生活在杭州的胡国枢教授来到我家。父亲给国枢教授递上一杯茶。他接过茶,凑近鼻子一闻,突然睁大了眼睛,问我父亲:“刘寄奴茶?”这一刻,我看得出他非常兴奋。他告诉我父亲,小时候一旦发痧,他母亲就让他喝刘寄奴茶。他酣畅淋漓地喝着刘寄奴茶,仿佛为了补偿先前几十年的亏欠。临别时父亲送给他一包刘寄奴。

日后,国枢教授在回信中说,他老母亲离开故乡已经半个多世纪,当他将刘寄奴茶递到年逾百岁的母亲面前,她的嘴唇一沾到茶汤,便激动地吐出三个字:刘寄奴。连喝数天,不知是草药的功效,还是这来自老家的沉郁芬芳的味道让老人开怀,国枢教授的老母亲状态好起来了,胃口也开了。

从此,每到夏天,父亲就会给国枢教授寄去一些刘寄奴。

写点生活



陈骥

你写,我来发